

# 人 间 最 美 四 月 天

◇ 南坡翁

四月来了，最像模像样的春天就来了。

你瞧路边的草，一夜间冒出来，嫩得能掐出水。清早起来，草叶子上挂满了露水珠子，亮晶晶的，像是谁夜里哭过一场，把眼泪都洒在上面了。蹲下去看，那露珠滚来滚去，一不小心就滑到土里去了，洒出一个小小的湿印子。坡上的草更是疯了似的长，远看毛茸茸的，像铺了层绿毡子，风吹过去，起了波纹，一层一层地往远处赶。

溪边的柳树全绿了。那绿不是画家调得出来的，淡淡的，黄黄的，嫩得透明。柳条垂下来，软软地拂着水面，风一来，就摇啊摇的，像是谁家姑娘刚洗过的长发。仔细看，柳叶儿才展开，小小的，尖尖的，活像刚出壳的雏鸟的嘴。再过些日子，柳絮就要飞了，满世界都是，毛毛的，痒痒的，钻进人的鼻孔里，打喷嚏。

田里的油菜开花了，黄得耀眼。一块一块的，像是太阳掉在地上摔碎了，碎片撒了一地。走近了，那香气浓得化不开，嗡嗡的，是蜜蜂在忙。这香气是有声音的，也是看得见的，黄澄澄的一片，连空气都给

染黄了。站在田埂上望过去，黄灿灿的，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有蝴蝶飞过，白的，黄的，在花上一起一落，像几片会飞的花瓣。

隔壁大伯，弯着腰在田里施肥，脊背晒得黑黑的，亮亮的。偶尔直起腰来，用手背抹抹汗，望望天，估摸着会不会下雨。休息的时候，坐在田埂上，抽袋烟，那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暗的。有人哼起了山歌，声音哑哑的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在山谷里荡来荡去。歌词听不太清，调子却好听，悠悠的，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。

四月天，最爱下雨。雨是细细的，密密的，像牛毛。打在瓦上，沙沙的，像蚕在吃桑叶。这时候坐在屋檐下，看雨水顺着瓦楞流下来，断了线似的，一滴，又一滴。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，一圈一圈的。空气湿漉漉的，吸一口，甜丝丝的，带着泥土的腥气，草叶的清香。远处的山啊，树啊，都朦朦胧胧的，像是罩了一层薄纱。

雨停了，天边现出淡淡的彩虹。燕子飞得很低，剪刀似的尾巴一剪一剪的，从这头飞到那头。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，抖落一树的水

珠。孩子们光着脚丫踩水坑，啪啪的，溅起老高的水花，笑得前仰后合。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在草地上刨食，小鸡绒球似的，叽叽地叫，滚来滚去。

傍晚的时候，炊烟一缕一缕的，青灰色，在树梢上缠绕着，慢慢散开。灶膛里的火光映在母亲的脸上，红彤彤的。地里干活的人回来了，锄头扛在肩上，裤腿卷得老高，狗摇着尾巴迎上去，在腿边嗅来嗅去。

晚上，月亮升起来，淡淡的，像是用水彩洒出来的。蛙声咕呱咕呱的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像是在开一场热闹的音乐会。偶尔有一两声狗吠，然后又安静下来。空气里浮动青草的气息，花的香气，还有泥土的甜味。

躺在炕上，听着窗外的蛙声，迷迷糊糊的。这样的夜晚，睡得特别踏实，连梦都是香的。

四月天啊，说不尽的好。草是好的，花是好的，雨是好的，人是好的，连空气都是好的。什么都恰到好处，不冷不热，不干不湿，不急不躁。就像人的一生中，最好的那几年，做什么都是好的，连发呆都是好的。



## 慢煮一碗春

慢煮一碗春，时光悠然  
走出门，与春天撞个满怀  
四月的风，清甜又温软  
东风不疾不徐，如柳丝轻扬  
温柔拂过我的脸颊

漫步田野  
与白云、飞鸟、小虫闲谈  
泥土湿润而松软  
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芬芳  
那是大地母亲苏醒的气息  
是四月生命拔节的气息

放慢脚步，看四月  
像一杯温好的茶水  
在岁月里缓缓流淌  
带走了三月的倒春寒  
拂去丁香般淡淡的忧愁

四月，我向人间许愿  
所有繁花，都向阳而开  
所有美好，都如约而至

## 慢煮一碗春（外一首）

## 风软装新绿

◇ 陈昱

春风是一支画笔  
蘸着暖阳与新绿  
轻洒在广袤的大地上

小草从土里探出头  
带着几分娇羞，几分怯意  
不张扬，不刻意  
只是静悄悄地  
将大地铺成一片绿毯

清风翩跹起舞  
漾起一层层绿浪  
新叶抽芽，染遍枝头  
像是春天写下的诗行  
饱含青春与希望

万物静好，生命里  
跃动着最鲜活的绿意



原创  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



## 榆钱的

## 滋味

◇ 寇俊杰

春天来了，榆树还没长叶子，枝上就长出了“果实”，我之所以叫它果实，是因为它能吃。这就是榆钱，一片片由枝相连，看起来还真像穿起来的铜钱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上小学，那时候虽不是饥谨年代，但那清爽可口的榆钱仍让我们望“钱”生津。每天放学，最会爬树的我就成了“明星”，同学们前呼后拥地把我带到榆树前。我也不含糊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猴子一样“噌噌噌”几下爬上树，然后找最嫩的榆钱，自己先捋一把塞入口中，

还没嚼碎就大口咽下。在嚼的过程中，我的目光早已瞄好下次捋的树枝，不等口中的榆钱到肚里，我就再把相中的榆钱捋下来，放在嘴里大口地嚼着，还朝树下展示着我津津有味吃相，直逗得树下的伙伴大叫：“别光顾着自己解馋，快撿下来几枝！”等他们情绪高涨，我才开始把树枝折下来，得意地撿下去。看着他们像抢绣球一样你争我夺的样子，我的“成就感”空前膨胀。

虽然捋榆钱让我有了用武之地，但也有倒霉的时候。路旁的榆树不多，没几天就捋完了。狗蛋说村西头有一棵大榆树。

放学后，我们就直奔过去。可我正骑在树上折榆钱往下扔，猛听到一声吆喝：“谁家的孩子在树上呢？看把树枝都折坏了！”随后还传来狗叫声，树下的伙伴顿时四散奔逃。

我感到大事不好，急忙抱着树干往下滑，到了树下转身就跑，手里还拿着刚折下的榆钱。我一口气跑了二里地，还超过了狗蛋。左脚的鞋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跑掉了，但我

敢停下来，更舍不得手里的榆钱，要知道榆钱也就十天左右能吃，等树叶一长出来，榆钱就干枯了。我听着后面没人追了才停下来。我喘着气，看着手里的榆钱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我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吃着榆钱。狗蛋追上来，伸手要吃榆钱。我说：“走远点儿！刚才光顾自己了，你们跑也不告诉我一声，现在想吃榆钱了——没门！”狗蛋不慌不忙地手一抬，我看到了我的鞋子。我接过鞋子，才不情愿地把剩下的榆钱递给他。

狗蛋吃着榆钱，突然大笑起来，笑得我莫名其妙。我问：“笑啥呢？”他指指我的裤裆。我弯腰一看，刚穿没几天的裤子竟被磨烂了！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小儿子也快小学毕业了。前几天看到榆树，那上面的榆钱伸手可及，我摘下几片放进嘴里，反复地嚼。儿子也要吃，可刚放到嘴里就吐了出来，嘴里直说：“真难吃！”我知道，别说像他们这些被酸奶汉堡喂大的孩子了，就是我也不可能再嚼出童年时榆钱的滋味了……